

中國人

精神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II

杜川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貳

袁鴻猷 著

中国人的精神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II

杜川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貳

辜鸿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精神 (贰)/ 辜鸿铭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0

ISBN 7-5613-3747-7

I. 中... II. 辜... III. 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092 号

图书代号: SK6N0952

This book's copyright is owned by
Shaan 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now published in China and registered in CIP(2006, 117092).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chemical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a licence or othe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型设计: 祝志霞

插图: 张 娟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13-3747-7/C·64

定 价: 2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辜鸿铭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曾为6国使节当翻译，因此被孙中山誉为“中国第一”。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20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等。

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铭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他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跨越了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中国人的精神》(貳)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包括两部分:《尊王篇》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尊王篇》是辜鸿铭在1900年所撰各种论文
的结集。据辜氏的同僚好友赵凤昌记述：《尊王篇》
出版时，销量极好，“各国竞相购读之”。罗振玉
亦说：“欧人争传诵，当时为之一纸贵”。20世纪初，
辜鸿铭先生因《尊王篇》一书在世人心目中的声望，
尤其是在西方社会的影响而言，都远远超过了康
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甚至严复等人。有人说，
近代西方世界之真正认识中国，就是从辜鸿铭开
始的，而他们之真正认识辜鸿铭，也是从这时开
始的。还有人说，他是第一位能在西方引起强烈
共鸣并受到广泛尊敬的中国学者。从文学史的地
位上来说，他也是中国最早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人物。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把张之洞所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反对和攻击的都是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责任编辑：周宏

特约编辑：杨磊

内文插图：张娟

版式设计：祝志霞

投稿邮箱: culturer@vip.sina.com



門乃婷張利噴設審
Tel: 010-64972435

中国读书网鼎力推荐

www.dusu.com.cn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上篇：尊王篇

总督衙门论文集 1

序 言 4

总督衙门论文集

一个中国人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 15
为吾国吾民争辩书

有关目前外国传教士与近年教案之关系的结论 38
为了中国的良治

实践的结论 49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之一（首次发表于 1900 年 12 月 22 日） 68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之二（首次发表于 1901 年 1 月 5 日） 77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之三（首次发表于 1901 年 1 月 12 日） 85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之四（首次发表于 1901 年 3 月 16 日） 97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

之五（首次发表于 1901 年 5 月 25 日） 108

跋 124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

抑或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 125

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致辜鸿铭的信 138

下篇：清流传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139

卷首引语 140

再版记言 141

自序 142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一个中国官员致一位德国牧师的信 149

导论 158

第一章 满人当权 161

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 169

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 188

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 218

尾声 230

关于已故皇太后

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 236

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

辜鸿铭评论德龄著《清宫二年记》 242

注释索引 252

上 篇 尊王篇

总督衙门论文集

这是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良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做的辩护。此书是辜鸿铭的英文代表作之一。1901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1923年曾由日本人办的《北华正报》社重版再印。主要是辜鸿铭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庚子议和前后公开发表的英文文章的合集。此时他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当幕僚，故称《总督衙门论文集》。封面的“尊王篇”三个汉字，乃赵凤昌（江苏常州人，曾官至广东巡抚）手笔。

怀念 赫尔曼·布德勒（Hermann Budler，已故德国驻广州领事）

红红白白的野李花
在寒空中开放，
阳光照射下的丛林
一片美丽的橙黄。

珍珠般的河水清澈透亮，
静静地流向大海。
那灵魂的骚动纯粹只为了
自己能够自由自在。

爱、鲜花和音乐往日都是你的，

但爱对于你
是一种摧折,就像盐海之水
那般辛酸苦涩。
你诚笃的灵魂渴望着
实现更高贵的计划:
梦想高尚时代能够重来,
唉!这只能是梦想。

年复一年地住在河谷之上,
它成为你这个流放异族者的家乡。
的确,你形同流放,因为
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们坐着谈论新式的信条
和古老的学说,
还有那现代的主义,从古至今
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

你渴望的是
最优和最优者的结合,
要打破那
东方与西方的畛域。

啊,朋友,尽管我们种族不同,
你那高贵的面孔,
那过于苍白的面容,
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上篇：尊王篇

虽然你心胸博大，
但仍容不下世事的悲哀，
当我们还在工作和等待，
你却已撒手离开。

别了！我为你伤心地吟唱，
让快帆将它带到
你那遥远的西方，
直到你安息。

辜鸿铭

原注：此诗作于并发表于布德勒先生去世之时，他 1893 年在广东走完了人生旅途。

序 言

下面的文章,除了其中的一篇之外,都曾在横滨出版的《日本邮报》上发表过,而那篇文章则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书》,于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发表在上海。这些文章以现在的形式结集再版,目的在于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它。我本来希望像以前一样也匿名发表这些文章,但是考虑到这一系列文章中最为重要的篇章创作的特殊背景及其性质,我不得不署上真名了。此外,我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有其他原因。正如英国人自然会对勋爵之位心存敬慕一样,在华的外国人也会仰慕他们所住地方的总督。孔子说: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注:意思就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关注的是言行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而道德低劣的人只关心地位的高低与实际利益的得失。)

因此,当人们知道这些作品不是一个总督写的,而是出自一个总督的幕僚之手时,这些作品可能会因此失去吸引“怀土”诸君的魅力。

鉴于上述原因,这些文章这次便以我的真名面世了。下述戈登先生评价埃及的话,似乎也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异族统治埃及多久,埃及人民的声音被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压制多久，那么埃及作为最低等王国的时间就有多久。”

我拟在后面的文章中阐明的道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现在呈现出的所谓“和解”状态是非常虚假的。中国国内时局的态势，在去年的一系列事变中达到了激化的顶点——我绝对不会把一切错误都归于外国人身上，而是认为中外双方都有错，正如慈禧太后在她的手谕中所说的那样：“彼此办理不善。”这一认识，也是慈禧太后的清政府企图从欧美列强那里所寻求的解决问题的基点。作为对教案事件的回应，“文明开化”的列强需要的则是——斩首！在被夸大的恐惧感激起的兴奋面前，要求惩罚和复仇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八国联军占据北京以后，列强就已经牢牢掌握了局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那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们



慈禧太后，载淳（即同治帝）的母亲。姓叶赫那拉，满洲镶黄旗人

提出这些冷静的，甚或说是冷酷的、顽固的斩首要求，则体现出了一种道德上的自甘堕落和行为上的犬儒主义。所谓的“文明”国度的政治家们需要为此负责，并为之蒙羞——这一行为可以说不比横行在中国北部的西方列强军队的野蛮行径强到哪里去。大清国的亲王和一些大臣在这次事变中自杀，因而导致一些中国人需要对此负责，我确实很同情这些无辜的人。至于慈禧太后，据称她曾说过“人的一生无非一死”这样的话，而但丁则说过，人“无望求得彻底的死”——实际上，慈禧太后就是按照这个

“原则”行事的——再引用一句法国革命家丹东的话，“*Tout est perdu fors l'honneur!*”（“除了荣誉，一切都可以舍弃！”）

牛津大学齐舍勒外交学教授蒙特古·伯纳说过，“和平条约必须包括消除一切可能引起战争事端、救济下民报上的冤情并防止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以上是必需的条款。这是谈判者们一定要处理的事情。如果不对这类事情加以有效、清楚地解决，那么接下来的所谓和解，也是虚弱无力的。”时下，驻在北京的外国官老爷们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去平息已经出现的事端，他们甚至没有试着去理解那些可怜的人。反而，这些官老爷们竟然主张要拆掉吴淞炮台！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炮台”这个词，乃是想让整个世界关注列强最近硬生生地架在中国国土上的那一座座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测，除非中国的“传教士炮台”问题得到全世界应予以的关注，否则，将来外国人在中国就很难再混下去了——除非依靠抢劫。

我要在这些文章中申明的下一件事，详情如下：时下，对于想要在中外贸易中获利的诸国来说，我想，很明显的，也是作为首要条件的，中国必须存在一个好的政府。但是，除非北京的清帝国政府获得足够的自由，并且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能够决定何事对中国的“好政府”来说是正确以及有利的，否则，所谓的“好政府”无疑就是镜花水月。需要我再次阐明的是，欧美列强现在的对华政策，就是支持各省所谓的“开明总督”反对所谓的“反动中央政府”，即慈禧太后和她的顾问们。这一精心谋划并准备贸然付诸执行的政策，实际上旨在分裂清帝国，或者说至少要把中国的政局搅乱，让这个古老的国度陷入到不可救药的混乱与无序中去。可以预见，这一无序与混乱最终将使欧美列强控制中国的迷梦破灭，作茧自缚的他们将不得不再收拾乱局，以让一切回归秩序。

目前，西方人对中国国情和时局的认识不足与他们掌握的相关信息的虚假，其荒谬程度往往令人咋舌。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制定、采用的可以称得上是正确、甚或显得比较实用的对华政策，不是“门户开放政策”，而是“让中国人独立”。这一政策应该由列强中的领头羊带头采纳，并努

力在道德上强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强制列强中别的国家也同样采用。除此之外，只要能够保证治外法权的享有，列强中的领头羊应该坚持：列强都应该为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并进而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为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声誉，我要在此力陈，关于列强应该为所有在华外国人建立一个“好政府”之事，究其所作所为，英国人所做的一丝努力便是在上海设立了不列颠高等法院。一些未谙世事的英国年轻人，他们被任命至各通商口岸领事馆工作——我在这里必须公平地指出，这些年轻人的言行真正体现了“责任”二字的分量，颇为符合人们对于一个英国人的期望。但是现在，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的热情却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勇气无法得以彰显。一个英国领事曾经在一桩显然是非正义的案件中，对一个当地总督手下的官员说：“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无法考虑事件的正义与否，因为我身不由己。”另外一个在华的英国人也曾经写信给我，说：“我必须依靠您和我之间的友谊，只有您的帮助才可以使我不至于陷入困境(hot water)中去。您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曾经给您写过关于这次冲突(即传教士问题)的信，否则情况会对我极为不利。”诸位请看，可怜的维京海盗的后裔啊，如今竟然连热水(hot water)都不敢趟了！

作为对列强这一正确政策的回应，并为了更好地执行它，首先，列强应该向中国派遣更优秀、更能干的代理人。爱默生说过：“政府总是在最后关头才会明白，用一个靠不住的代理人，对于国家与对个人同样有害。”现在，一个真正靠得住、真正能干的驻京外国使臣，不用我教他，他也能够明白，他的任务不是教习或者帮助他的同胞们做生意，或者是以兜售信仰、叫卖狗皮膏药、出售铁路股份以及后膛装填步枪来谋生，而是要让他同胞的行为规矩些，以体面、守序的方式做生意，并努力在一个文明有序的国家内建立所谓的“好政府”。已故的新加坡殖民总督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他曾经为了改善种植园的中国苦力的生活条件做过一些事情。一个来自英国的代表团为此前来劝他就此事发表一些演讲，他对苦力们说：“别忘了，你们这些种土豆的家伙！是女王陛下派我来统治你们的。”但是，在列强向中国派遣的公职人员中，从政府高官和舰



队司令到普通的船长和警察，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是不断被邀请参加宴会，发表演讲——在这个前提下，当外国老百姓看到中国义和团兴起和欧美无政府主义盛行的时候，怎么会不感到惊奇？

总之，列强实行的惟一正确的对华政策就是“让中国人独立，并为在华的外国人寻求一个好政府”。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又作何解释呢？是的，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真正铁面无私的法官，或者至少找到一个像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那样的官员，让他们可以管束进入中国国门的外国人，使其循规蹈矩，搞“门户开放”倒也没什么。“不过，噢！”刚正不阿的洋清官对我说，“究竟有哪些外国人在中国不守规矩呢？”这个问题就像当年下令钉死耶稣·基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问过的话一样可笑——“到底什么是真理？”那么，听着，去年夏天，在天津和北京，就有外国公民、传教士，甚至还有一些外国官员，竟然在中国的大街上极不体面地公开劫掠！《字林西报》，这份在上海出版、并算不上是明察秋毫的报纸也为此感到羞愧，因而不得不在社论中大声呼吁：“难道中国和本国都没有政府当局了吗？谁能来阻止这一可耻事态继续在北京蔓延？”

一年前，罗伯特·赫德爵士带着他为之苦心孤诣而作的学术新作，在世人面前宣称：“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抢劫案件。”因此，很明显，无论是让彼拉多总督做耶稣的法官，还是让像罗伯特·赫德爵士那样脑子里少根“道德之弦”的学者来判断事情的是非，都很不容易。近日，上海一个被称为“玛丽·菲奇夫人”的女传教士，针对那些头脑简单的在华洋人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到底谁是魔鬼？”

现在说到最后一点了。我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系列文章中曾努力阐明，有人告诉我，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文章让西方人看了以后会很很不愉快，特别是英国人。我想说的是，我是故意以现代英语“公平竞争”的调子来写作这些文章的。我很明白，无论如何，当这种调子被一个中国人所使用时，是很不讨英国人喜欢的，因为现代的英国人相信，或者至少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最近，一个英国人在上海对我这样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但是，我们英国人仍

然认为你们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我并没有反驳这个出言不逊的英国人，也没有争辩说只有死海古猿才没有记忆力，而是想起了曾国藩大人的忠告（见本书第 50 页）。我温和地笑了笑，并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显得愚蠢。那么，在英国人身上，在他们所有那些让人厌恶的国民性中，最糟糕的甚至还不是他们那种麻木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傲慢——这种傲慢态度往往会以所谓“冷酷的英国式逼视”把人吓呆。我想说的是，英国国民性中最糟糕的乃是现代英国人满口伪善言辞的语言习惯。在英国人说出的所有伪善言辞中，最荒谬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他们硬说自己是维京海盗的惟一后裔。身为一个受过近代教育的人，持有这种信仰，真是不可思议——即便这一信仰已被证明只有部分是真诚的。对于这真诚的部分，我不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不禁要为可怜的现代英国人如此忽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感到悲哀。对于时下的现代欧洲文化，如果说这一文化可以承认、包容一切，那么也应该认可孔子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有教无类。”最后，我要认真地给现代英国人一句忠告——前提是听忠告的人知道该把黄油涂在面包的哪一侧——那就是公平合理地参与竞争，将骨子里的伪善清除掉；如果非要保持那份傲慢，那么也请在自己的傲慢中贯之以真诚。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在那些写于近日的札记中要说明的乃是，当今世界上真正存



曾国藩曾率领湘军，经过 10 余年的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被清廷称为“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

在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中国——尽管如今中国人正在饱受其折磨——而是在欧美诸国。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无政府状态，并不在于境内或者统治范围内是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无序状态，以及管理不善的状况。“无政府”(Anarchy)一词原来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无君”，即“没有君主了”。

这种所谓的“无君”或曰“无政府”状态，总共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一个民族或者一国缺乏雄才大略、其才能足以安邦定国的君主；第二阶段，人们开始公开地或者在暗地里不再相信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性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最坏最可怕的阶段，即人们不仅不再相信、承认君主政体统治的权威，甚至开始连“君主统治”这种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体本身也不相信了——事实上，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人们便丧失了辨识“君主政体”、自身之道德价值甚至人类尊严之所在的能力了！在我看来，现在，欧美诸国——恰恰是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度”，其本身正迅速地堕落至“无政府状态”这一最后和最坏的阶段。德意志诗圣歌德曾在 18 世纪末以下列诗句哀叹这种时代精神的没落：

Frankreich's traurig Geschick, die Grossen moeen, bedenken;

Abet bedenken firwahr solhn es Kleinenoch mehr.

Grosse gingen zu Grunde; doth wet besehitzte die Menae Gegen die Menge?

Da war Menge der Menge Tyrann.

译成英文，意思就是：

Dreadful is France's misfortune, the classes should truly bethink them;

But still more, Of a truth, the Masses should lay to heart.

Classes were smashed up; well, then, who will protect now the Masses

Against the Masses? The Masses against the Masses did rage.

上面几句诗的大致意思是——在 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暴民们的怒吼声余音未消，该欧陆文明古国所遭遇的不幸让人觉得实在可怕，但是，“肉食者”(the Classes)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不过，更为必要的还是普罗大众(the Masses)也应该认真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肉食者”